

长篇纪实小说

The Male Nurse



男保姆

寻父儿的身世之谜

男保姆的传奇经历

变态灵魂的忏悔录

侦破性犯罪案纪实

惊世骇俗警示于人

周淑兰 宋忠明 / 著

晨星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锡祥

封面设计：缪 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保姆/周淑兰，宋忠明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3

ISBN 7-80015-841-1

I. 男... II. ①周...②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5067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 68586781

北京市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13 印张 350 千字

定价: 20.00 元

ISBN 7-80015-841-1/I·189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长篇纪实小说：

“寻父儿”的身世之谜

男保姆的传奇经历

变态灵魂的忏悔录

侦破性犯罪案纪实

惊世骇俗警世于人

内容简介：多才多艺的大学生陈云龙出生在怪异的“一妇二男之家”，母亲带夫改嫁已是众矢之的，他又意外发现自己身世是一桩荒唐性交易结出的苦果，这个“先天不足”的“寻父儿”在重重阴影笼罩下，心理畸变，成为“浪子”。他为了抗争命运，揭开两性奥秘，破解身世之谜，做了男保姆，被性犯罪团伙操纵利用，骗财骗色，周旋于女性世界，制造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罪案。身陷大牢，方幡然悔悟，一颗变态灵魂的自供状，警世惊心……

目 录

第一章 诡秘的假面舞会/3

电脑工程师段苏的妻子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假面舞会，凌晨被一个蒙面人送回来却已精神失常，只会说三个字“苍——蝇——粉”；

刑侦大队历尽曲折，在某夜总会里查到了舞会的现场，却被拒之门外。参与者有暗号，戴面具，穿特别服饰，有保镖把门。到底谁是这场诡秘舞会的组织者，刑警们追踪调查；

带夫改嫁的吴琼花成为众矢之的，把唯一希望寄托在陈云龙身上，棍棒式教育逼他成材，母子成仇，埋下祸端。段苏又上门索赔，邻里失和陡起风波……

第二章 一妇二男之家/29

杂志社年轻的女记者王西岚赶到本市奇异的“一妇二男”之家采访，得知吴琼花背了多年两个丈夫的骂名，却是一桩无性婚姻的受难者，这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一经刊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段苏的妻子经法医鉴定，是过分服用了女性兴奋剂，导致精神失常，这种奇异的“苍蝇粉”国内不生产，它来自何方？

陈云龙为了弥补没有母爱的缺憾，过早涉足爱河，在大学里背上了浪子的恶名，前途充满了坎坷……

第三章 奇异的招聘启事/51

一直靠父母上访告状讨救济上大学的陈云龙，面临感情和经济双重危机：期刊记者揭开了他家鲜为人知的内幕；父亲没有生育能力，那么，他自己从何而来？

他和情人盈盈在校园未婚同居，又被母亲吴琼花发现，她一气之下断绝了儿子的经济来源。为了生计他被一则招聘男保姆的暧昧广告吸引，落入了一个性犯罪团伙的陷阱之中……

第四章 “卧底”风波/73

刑侦大队派女警官太史明玉去夜总会卧底调查，她找到同学王西岚相助，两个女子大胆设计，进入这个神秘的非法聚会场所，却被识破，身陷危险边缘；

一件遗物引出一桩罪行：刘芳菊发现妹妹在幼女时遭人强暴，凶手到底是谁，受害人刘芳哲守口如瓶，令她大惑不解；

“钓鱼女”刘芳哲非法经营色情中介公司，她网罗才艺出众的青春美男，高薪诱骗其从事色情服务，已被公安机关锁定目标……

第五章 血型之谜/96

陈云龙千方百计探询自己的身世之谜，设计以替父亲治病为由采集血样，经亲子鉴定，发现截瘫的父亲果然不是自己生父，他如遭雷击；

陈云龙找到杂志社，以侵犯隐私权为由，要求赔偿名誉和经济损失，王西岚发现陈云龙是在舞会上营救她的神秘男子；

陈云龙对男保姆乐此不疲，既可重温从小就渴望的家庭温暖，又可探讨两性奥秘，女友盈盈却因此和他发生争端……



第六章 光怪陆离的保姆生涯/119

陈云龙总接到女主人的奇怪指令：参加各种培训班，学习写作、绘画和电脑。刘芳哲把他打造成“秘密武器”，献给有钱有权的女人，她从中渔利。陈云龙被蒙在鼓里，反把她认作恩师；

敬业的王西岚频频接近陈云龙，打探他身上的两个秘密，陈云龙对她恨之入骨，她却对这个才子产生好感，二人矛盾迭出；

阴差阳错走入一妇二男之家的吴琼花夹在两个丈夫之间，日子艰难，在感情的刀尖上跳舞，伤痕累累却痴心不改……

第七章 屈辱的“借种儿”/142

陈云龙终于破解了自己的身世之谜：母亲前夫胡有道高位截瘫后，为了这个家庭，从一蒙面人那里借“种”生下他，屈辱的身世令他陷入绝望的深渊；

被当做幸福家庭楷模的“特别之家”又曝新闻：第二任丈夫受不了舆论压力要和吴琼花离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王西岚又去采访，截瘫的丈夫讲了自己妻子和情人陷害他，使之成为残废的“真相”，令女记者难以置信；

公安机关侦查到刘芳哲的“黑巢”，却被她巧妙地拉大旗作虎皮，蒙混过关……

第八章 怪癖的女主人/163

刘芳哲把陈云龙介绍给一个新家庭，这个女主人是一名流行歌手，性格怪癖，总让陈云龙扮成各种角色，鞭打他，他每夜都在惊恐中度过；

吴琼花的第一任丈夫突然中毒身亡，她和现任丈夫成为重大嫌疑人。刑警们去调查案情，夫妻二人都说自己是投毒者，让人大伤

脑筋：

身世卑微的陈云龙为了“出人头地”，整理了师兄的学术文章并署上自己名字发表，虽一举成名却引来众多谴责……

第九章 悲惨的“恋父”情结/187

王西岚莫名其妙地爱上了陈云龙，对他有一种奇特的依恋。女刑警太史明玉觉出了她的异常，提醒她警惕陈云龙，她却一意孤行，陪他参加了那个疯狂的晚会之后，对他更加死心踏地；

陈云龙渴望父爱，心理变态，认师兄作父，为了讨好这位兄长兼父亲的崇拜偶像，他把盈盈拱手相送，结果，却因难以言说的隐私惹恼了严文明，被群起而攻之；

女流行歌手是一名“瘾君子”，她逼迫陈云龙为她购买“摇头丸”和她狂舞，盈盈得知后能否和他决裂……

第十章 嘻皮笑脸的投毒者/210

吴琼花被关押讯问，她一口咬定自己毒死了截瘫的丈夫，而且嘻皮笑脸地讲述了毒死前夫的全部经过。令人惊讶的是：她投的毒药却与案件证据不符，使这桩蹊跷的案子成为悬案；

吴琼花的第二任丈夫为了救妻子，拼命寻找她前夫自杀的证据，真相大白之后，他却如五雷轰顶：原来是自己的父亲投毒杀人，因儿子性无能，他垂涎儿媳又难以得手，妒恨难平，便下此毒手，欲加害于她……

第十一章 陷入“恐艾”漩涡/233

备受打击的陈云龙在网上结识了神秘女郎，几度亲密接触发现

自己身体不适，以为得了艾滋病而惊恐不安，他顿时万念俱灰，几乎遁入空门；

刑警们到吴琼花家调查案情，从她前夫的大量日记中得知，他利用她一步步操纵着吴琼花，走入了一妇二男之家的尴尬境地，她却一口咬定是自己投毒，要求为截瘫丈夫偿命；

陈云龙去探望母亲，继续追问自己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母亲为了另一个家庭的安宁，再次回绝了他，令他痛不欲生……

第十二章 游戏人生的孤旅/254

陈云龙得了恐艾症频频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没得艾滋病，他却怀疑医生隐瞒病情，从此心灰意冷，开始游戏人生，出入各种娱乐场所，把灵魂抵押给了魔鬼；刘芳哲借机继续操纵他，不仅让他主持那个神秘的舞会，还让他大量推销从国外走私的“苍蝇粉”，从中牟取暴利。陈云龙在魔鬼的引诱下，开始了他的犯罪生涯；

公安机关又频频接到报案，本市性犯罪率明显上升，受害者全因服用“苍蝇粉”而神智失常，难以指证罪犯……

第十三章 频换主人的男保姆/273

陈云龙开始主动出击。他新换的女主人，绰号叫“水仙花”，她像走马灯一样换情人，深爱她的丈夫发现她有心理疾病，只好雇一个男保姆服侍她。陈云龙却和女主人串通，收取双份佣金，逼得丈夫自杀身亡；

王西岚痴爱陈云龙，潜入他的住处，发现了大量的进口春药“苍蝇粉”，得知了这一秘密后，她却没有勇气去揭发他，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

盈盈前去探望吴琼花，告诉了她陈云龙的劣迹，两个女人同命相怜，盈盈决心拯救陈云龙，重回到他的身边……

第十四章 前卫的网上招贴画/290

吴琼花的第二任丈夫到公安局坦白自首，因为她的前夫虽然瘫了，却幽灵一样主宰着吴琼花的心灵，而自己只是个傀儡，他出于妒恨，才下了毒，令公安人员难辨真伪；

陈云龙在网上发出启事：以男保姆的身份征婚，先做保姆后作丈夫，并配上幽默漫画，这则前卫的启事，引起了网上众多标新立异的女士的青睐；

盈盈发现了陈云龙的网上启事，规劝他改邪归正，他却阳奉阴违，不肯接纳盈盈的爱情，二人重起纷争……

第十五章 “男画皮”的蜕变术/310

陈云龙的第一个猎物是一位女工厂主赵丽敏。她出国的丈夫两年前丢下她不辞而别。陈云龙先作保姆后当丈夫的“双重服务”正中她的下怀。陈云龙用“恩师”教唆的十八般武艺，很快就占领了她的感情世界；

陈云龙以情人的身分向她要好房好车，她便慷国家之慨，大量挪用公款满足他的奢欲，陈云龙一步步将她逼向犯罪的深渊；

盈盈找到了女厂主揭露陈云龙，他却反诬盈盈第三者插足，帮女厂主雇人恫吓、威胁盈盈的人身安全……

第十六章 狭路相逢的骗子/327

在和赵女士联姻的同时，陈云龙又出现在另一个女富婆红云的生活里。红云自称有豪宅有好车就是没文化，想找个才子做丈夫。陈云龙投其所好，很快就和她谈婚论嫁；

盈盈打探出红云的“奥秘”，提醒陈云龙不要上当，陈云龙再

次误解了她的好心，把她拒之门外；

这次他遇到了克星：他与红云狭路相逢，棋逢对手，他不过是红云和几个富翁朋友下的一个赌注，陈云龙栽了个大跟头，却不思悔改，继续作案……

第十七章 同命相怜尴尬情/347

在一个酒吧里，陈云龙又瞄准了一个富翁的千金、妙龄女郎芳菲，她正和情人吵架，陈云龙乘虚而入，多方“围剿”，使芳菲落入圈套：

然而，就在结婚登记时，他的两张身份证引起芳菲的怀疑，极有主见的芳菲开始暗中调查他的身份。陈云龙得知后，惊恐不安，又拿出杀手锏“苍蝇粉”，把她死死掌握在自己的魔爪之中；

万般无奈的盈盈找到了王西岚，两个女人商量如何挽救陈云龙，却因情生隙，不欢而散……

第十八章 可笑的婚姻保卫战/364

赵丽敏接到一个奇怪的寻夫电话，又一个自称是陈云龙妻子的人，向她讨还自己的丈夫，令她大为惊讶；

两个女人见面后，很快揭穿了陈云龙的把戏：原来，陈云龙又与一个女演员黎青青结了婚。他俘虏她的过程很有戏剧性：陈云龙整天在大小报上写文章批评她的演技，令她十分恼火，见面后却被他的才华吸引，终于从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了他；

黎青青不分青红皂白指责赵女士勾引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决心和她对簿公堂，大打婚姻保卫战……

第十九章 搭救魔鬼的代价/378

真相大白的赵女士想到公安局报案，又怕自己挪用公款的事败露，左右为难，惊恐不安；

公安人员却找上门来，刑侦人员初步掌握了陈云龙和刘芳哲秘密组织非法淫乱聚会的证据，请赵女士协助调查，可陈云龙却神秘地失踪了；

女记者王西岚事先得知此消息，仍痴情不改，把陈云龙藏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和公安人员捉起了迷藏……

第二十章 警世惊心的忏悔录/391

吴琼花从盈盈那里得知儿子犯罪真相后，痛心疾首，大义灭亲，交出这个灵魂畸变的狂徒。王西岚却执迷不悟，欲帮他继续逃窜，被公安机关以包庇罪一起押上审判台；

更为可笑的是，他的几任“太太”纷纷写信，请求公安机关对其从轻发落。本是受害者却一再为害人者鸣冤叫屈，令人啼笑皆非；

陈云龙在铁窗里，对自己的荒唐行为深深悔悟，写下洋洋万言的《忏悔录》，拷问灵魂，警世于人……

引 子

2002年的中秋佳节，地处东北边陲的牡丹市，大街小巷花团锦簇，彩灯高挂，充满了祥和的节日气氛。

人们在期盼亲人团圆的同时，街头巷尾却沸沸扬扬，议论纷纷：一场发生在山城牡丹市震惊全国的男保姆性犯罪大案，终于尘埃落定。

上午九点五十五分，年仅22岁的陈云龙被两个身着迷彩服的武警提出看守所的小号监舍，押往法庭进行公判。

庄严神圣的公判法庭内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头戴国徽的法官庄严宣判：被告人陈云龙以男保姆身份，骗财骗色，残害无辜妇女25名；骗取国家巨额财产达1200万元，手段卑鄙，情节恶劣，社会危害十分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对罪犯陈云龙执行死刑的命令。

现在，本院宣布：将死刑犯陈云龙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宣读完死刑的命令之后，法官问陈云龙还有什么话要交代。

陈云龙面如死灰，目光呆滞，露出满脸的绝望和无奈。

“法官先生，我有最后的一个请求，请把我写的那几本日记，交给我的母亲，那是我的临终忏悔……”

囚车中的陈云龙，始终保持一种渴慕的姿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窗外的迷人的景致。

从法庭到刑场，经过市区，囚车行驶了45分钟。

他面无表情地驶向了生命的尽头。

十点五十分，随着两声沉闷的枪声，一个畸形变态的罪恶灵

魂，带着满身光怪陆离的恶行，离开了这个世界。

法官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了厚厚的四大本日记和二十多封书信。

在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的最后三十天里，陈云龙带镣负铐，含着眼泪写下了洋洋十万言的《忏悔录》。

他的日记和家书，向人们昭示的是一个年青生命行将结束之时，最沉痛的反思、最后的眷顾、最强烈的渴望和最凄惨的内心独白。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天之娇子”、一个多才多艺的当代大学生：他出生在怪异的“一妇二男”之家，母亲带夫改嫁已成众矢之的，他又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身世是“借种”一桩荒唐性交易结出的苦果。这个先天不足的“借种儿”在重重阴影的笼罩下，心理畸变，成为浪子。

他为了抗争命运，揭开两性奥秘，破解身世之谜，做了男保姆，被性犯罪集团操纵利用，骗财骗色，周游于女性世界，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桩桩罪案。

他直到身陷大牢，死到临头，方幡然悔悟。

一颗变态灵魂的自供状，警世惊心……



第一章 诡秘的假面舞会

1

七月，是东北边陲山城牡丹市最美妙的季节。

它的白昼如梦，起伏的群山与心电图上心跳的抛物线相吻合，让山城人心情激越，好像怀揣着幸福一样，个个兴奋不已，充满了幸福的遐想。

到了夜晚，它就美得如同一个迷人的童话。一排排顺依山势而建的房屋，灯光闪烁，好像一个穿了节日盛装的女孩，走下山去和秘密恋人约会，充满了浪漫的情调。

这也是个骚动的季节，有经验的公安干警在这个季节，都会睁大了眼睛，绷紧了心中的那根弦。

“你知道假面舞会吗？”

最近一段日子，山城里的人一见面，总会神秘兮兮地相互询问，一个恐怖的花边新闻，给这个秀丽的东北山城增添了几分魅力。

流言出自郊区的一户人家，在那个灾难来临的傍晚，电脑工程师段苏正兴致勃勃地看着青春妙龄的妻子化妆。他万万想不到：现在鲜活如狗尾巴花的妻子，出门不到几个小时，回来后就成了一个口齿不清的狂人。

他是个好奇的人。妻子的表妹柴盈盈正和对门邻居的儿子陈云龙谈恋爱，他就常常从猫眼里窥看对面拥有两个丈夫的吴琼花家的一些生活片断。他不仅好奇还很多心，还一个劲地盘问妻子。

“那个舞会为什么不准男朋友参加？”他转动着绿豆眼，细细地

考问着。

妻子兴冲冲地说：“哎呀，都是女的那不更安全嘛。你别多说话了，一说话我的嘴就画歪了。”她正小心翼翼地涂唇膏，不快地白了丈夫一眼，很后悔对丈夫说多了。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正式的化妆舞会，而且还有暗号，戴假面，很让人兴奋。平日里她只能在露天舞场里，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跳跳舞，吝啬的丈夫从来不让她去花钱的正规舞场，今天也是为了气气他，才向他透露了一点，他又咬住不放了。

见妻子像《画皮》里的女鬼一样，把小三角眼画成丹凤眼，把黄面饼一样平塌的脸画成了瓜子型，厚嘴唇上点上了唇膏后，这张脸变得十分妖冶，他心中更加不安起来。

妻子穿戴好出门的那一瞬，他突然有一种不祥之感，想叫她回来。可看到她那么兴冲冲的样子，他把话又咽了回去，只送她到楼梯口，叮嘱她早点回来，就把门关上了。事后，他万分懊悔自责当时没有拦住她，他觉得这就是命运，他争不过命运。

凌晨三点，一阵猛烈的叩门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其实，他也是刚刚入睡。妻子的舞会到午夜还没散场，已经引起了他的怀疑，可他不是大款，一没手机二没跑车，没法和妻子联系又无法开车去寻找，只好苦苦地等待。他甚至没有上床，只在沙发上和衣而卧，心里诅咒柴盈盈给她弄了什么鬼舞票，她现在真正成了夜游的女鬼，夜不归宿了。

他朦朦胧胧刚刚入睡，就被狂乱的砸门声弄醒了。一开始，他以为是邻居家，那个瘫子总在夜半时分弄出巨响。可听了听，觉得不对，是从自家门口传来的，他猛然醒了，一骨碌爬起来就去开门。

门打开，一股雨腥味扑面而来。只见一个穿了雨衣的男子，夹口袋一样夹着用床单包裹的一件什么东西，看见他后，把东西往他怀里一推，就急匆匆向楼下跑去。他只看清那个男人戴了一张狰狞的面具，青面獠牙在他眼前一闪，就不见了。

他怀里的那个“东西”动了一下，他吓得手忙脚乱，一把扯下了那条床单，才看清原来是自己的妻子。只见她几乎是半裸的样子，只穿了胸衣和一件真丝三角裤头，像剥了皮白生生的花生果一样，透明的纱裙使她春光泄露，让人一览无余。

最让他惊讶的是，床单里还有一沓照片，他抓起来看，竟然是妻子的一张张裸体照片，拍摄者从各个侧面把他妻子的娇躯摄入镜头，好像她不是女人，而是一朵供人观赏的花卉一样，无遮无挡地暴露在人们的眼前。而最让他生气的是，妻子竟然毫无害羞之意，仿佛一个风骚的模特，风情万种地摆出各种姿势奉迎那个镜头，好像一朵葵花迎着太阳一样，大胆而狂放。

段苏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了他的脑门，他仿佛自己被人当众剥光了一样感到羞耻和难堪。他扬起手，狠狠抽了妻子一个耳光，口中骂道：“死不要脸的，你的衣服呢？”

妻子紧闭着双眼，口里发出一些难以理解的声音，全身抽搐不停，脸上的浓妆已经涂抹得一塌糊涂。

他几乎被吓坏了，半拖半拽地把她弄进房间，砰一声关上门。他自己有偷窥的习惯，现在他觉得对门的邻居已经把这一幕全偷看去了。他又看了一下表，已经凌晨三点十五分。可方才那猛烈的撞门声，足以把全楼道的邻居们都惊醒了。

妻子仍紧闭双眼，只是口中咕咕噜噜的声音变大了。他以为妻子喝了酒，可却嗅不到酒精味，只有一种奇异的香味，不知是从包裹她的床单上还是从她的身上散发出来的。

他厌恶地用那张床单又把妻子包裹起来，像端午节包糯米粽子一样包扎好，扔到沙发上，自己则气呼呼地点着了一支烟，想驱走那种怪异的香味。

妻子一动不动地躺着，在惨淡的灯光下，好像一具死尸，除了口中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之外，活像一具“木乃伊”。

他十分害怕，头脑也迅速地转动起来。那个戴了面具的男人是谁？妻子不是说只有女人参加舞会吗？而那个能把妻子夹面袋一样

夹上四楼的人肯定不是个女人。他为什么那么快就溜走了？是谁把妻子弄成这不人不鬼的样子？

段苏自诩是个精明的人，可面对这一大堆古怪事，他一时心乱如麻，没了主意。

他强忍住厌恶和恐惧，去推拉妻子。可她就像个死人一样毫无知觉。他害怕地去量了量她的脉搏，又去试试她的鼻息，一切正常，这令他更加困惑不安了。

如果是白天，他还可以叫对门的吴琼花来讨个主意，那女人虽然有两个丈夫，可却是个热心肠的好人。现在才三点多钟，就是她知道她已被吵醒了，也不好意思前去打扰。

另外，他本能地觉得妻子的行径有不体面的味道。一个好端端的女人，出了门不到几个小时，半裸着被一个蒙面男子送回来，这期间发生的事，令人不堪设想也不难设想，他怎么好对外人言？

可这么不管不顾的，万一妻子死了呢？自己岂不成了同谋？不，不是同谋，而是嫌疑犯。

段苏平日爱看侦探纪实小说，床头常高高地堆着一大摞这类丛书，多少有点法律意识，知道妻子一定是遭遇了强暴。

那么，只有一条路：报警！可他又犹豫起来。一旦报了警，妻子的事就完全暴露了。警察会频频上门调查取口供，他将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柄。

他坐在那里正胡思乱想，妻子却咯咯咯地笑起来。

他被那种吓人的笑声惊得几乎跳起来，因为只有疯子才这样笑。妻子越发乐不可支，她虽然被包在床单里动弹不得，可她极力扭动着身子，放声大笑，笑声中还夹杂着奇怪而暧昧的字眼。

“咯咯咯，嘿嘿嘿，哈哈，嘻嘻嘻！”她仿佛是花腔女高音歌唱演员在练声一样，笑得极有节奏却又惊恐万状，那不是一种欢乐的笑声，而是声声惊恐的啼鸣。

她在笑的时候，仍没有睁开眼睛，而是紧闭双眼，脸上的五官扭曲成极端痛苦的一团，好像在噩梦中挣扎，又好像在受刑的椅子

